



□ 13  
3854  
1



元 180  
文和 994  
號 1

013  
3854

顏氏家訓目錄

卷上

序致篇一

兄弟篇二

治家篇五

慕賢篇七

文章篇九

教子篇二

後取篇四

風操篇六

勉學篇八

名實篇上

卷下

涉務篇十一

止足篇十三

省事篇十二

誠兵篇十四



早稲田大學大學院  
文學研究科圖書

<2016-19>

081  
408  
1

養生篇十五  
歸心篇十六  
書證篇十七  
音辭篇十八  
雜藝篇十九  
終制篇二十

顏氏家訓目錄終

文章篇一  
慕賢篇二  
名賢篇三  
風操篇四  
戒子篇五  
兄弟篇六  
兄弟篇七  
兄弟篇八  
兄弟篇九  
兄弟篇十  
兄弟篇十一  
兄弟篇十二  
兄弟篇十三  
兄弟篇十四  
兄弟篇十五  
兄弟篇十六  
兄弟篇十七  
兄弟篇十八  
兄弟篇十九  
兄弟篇二十



顏氏家訓卷上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  
建寧府通判廬陵羅春刊

序致篇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復遞相模倣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為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傳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闐閱則堯舜之道不如

顏氏家訓卷上

誨 子呼對切音諱教訓  
也又呼位切音戲  
亂 子同一音襯毀齒也

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為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傳婢  
寡妻耳 五家風教素為整密昔在齠齒便蒙誨誘  
每從兩兄曉夕溫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錚錚翼翼  
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  
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塗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  
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  
文頗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邊幅年十八  
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二十以後大過稀  
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兢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  
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

書之誡經自過耳故留此二十篇以為汝曹後範耳

教子篇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以教不知  
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  
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  
金櫃子生咳嗁師保固明仁孝禮義道習之矣凡庶  
縱不能爾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  
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答罰父母威嚴  
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  
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為恣其所慾宜誡翻獎應訶反

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諭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滏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勲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失於教義

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為周逖抽腸斃鼓云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誡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褒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耳其覲見通齊武成帝子瑯琊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

詢 子與詢同恥辱也

帝及后並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別宮禮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為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詭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見典御進新冰鈎盾獻早李還索不得遂大怒詢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譏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勒麾下軍士防守殿門既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薨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後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

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毋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鑿鑿明鑒也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兄弟篇三

夫有父母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而已矣自茲以往至于

姊姪 一女子又一妯娌  
也又妻之妹從妻來者又曰  
一又同一注一兄弟之妻  
相謂曰一蓋妯娌相呼自  
以身年長為一少為一不以  
夫之長幼名也  
妯娌 一兄弟之妻也

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者也不可不篤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  
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  
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  
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姊姪之比  
兄弟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  
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  
移者免夫 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影與聲  
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  
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彈譬

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  
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  
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其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  
不愛子姪不愛則群從踈薄群從踈薄則僮僕為讎  
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  
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  
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  
弟者何其能踈而不能親也 姊姪者多爭之地也  
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  
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

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  
薄義也若能恕已而行挽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人之事况不可同於事父何為愛弟不及愛子乎是  
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璉嘗與兄瓚連棟隔壁瓚呼  
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瓚恠問之乃云向來未著衣  
帽故也以此事况可以免矣 江陵王玄紹弟孝英  
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  
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臨沒玄  
紹以形體魁梧為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戰死  
終不得解遂并命爾

後娶篇四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終於天  
性而後妻聞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  
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  
參子不如曾元竝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誠其後假  
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  
哉慎之哉 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  
家事疥癬蚊蚋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鬪鬪之耻  
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于三四  
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



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  
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  
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相考之長短以求直已者往  
徃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况  
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  
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  
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妬之情  
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  
與我子爭家提携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  
每居已生之上官學婚嫁莫不爲防焉故虐之異姓

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爲讎家有此者皆門  
戶之禍也 思魯等從舅般外臣博達之士也有子  
基謀皆已成立而再娶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  
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  
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 後漢書曰安帝時  
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  
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  
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逐之乃廬於里  
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  
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

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  
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罷物取其朽  
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還  
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待中包性恬虛稱疾  
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也

治家篇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  
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  
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  
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答怒廢

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  
其不遜也寧固又云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  
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  
爲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  
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生民之本要  
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鷄豚  
之善埒園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  
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以足但  
家無鹽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

江南奢侈多不逮焉。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  
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世  
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饜饋僮僕減損施惠然  
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為家之巨蠹  
矣。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  
婢糶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  
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嘗寄人宅奴婢徹屋為薪  
略盡聞之蠶感卒無一言。裴子野有疎親故屬飢  
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  
米為薄粥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鄴下有一

領軍倉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千人朝夕肴膳以十  
五錢為率遇有客旅更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  
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南陽有  
人為生奧博性殊儉吝冬至後女壻謁之乃設一銅  
甌酒數巵麀肉壻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  
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嘗  
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弟。婦主中饋唯事  
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  
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  
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

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  
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  
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失訴屈此乃  
恒代之遺風乎南間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  
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飢寒河北人事多由內政綺羅  
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頓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  
汝之河北婦人織紉組紉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  
工大優於江東也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云  
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  
先人傳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

如此而望福於天平吾有疏親家饒妓媵誕育我及  
便遣閨堅守之體有不安窺窺倚戶若生女者輒持  
將去毋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婦人之  
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  
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  
毋實為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食此其相報也家之  
常弊可不誠哉婚姻素對靖候成規近世嫁娶遂  
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校錙銖責多還  
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  
招羞耻可不慎歟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

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秩多為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犬鼠之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吾家平覲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竝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費

風操篇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箒七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

皆有節度亦為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為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所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錄以傳示子孫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由其情耳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

期於顛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為世所譏又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兢修歲書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實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竝過事也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賢腸為賢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乃謂銷鍊物

為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為紛烟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為白鐵樹便似戲笑耳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憺風長卿名太子王修名徇子上有連及理未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為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子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名子者當為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友諱同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

座百祀聞者辛苦無復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蘭相如  
故名相如顧元歆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  
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  
為名字亦鄙事也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為畜產今世  
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為豚犢者有識傍觀猶欲  
掩耳况名之者乎近在議曹共平章百官秩祿有一  
顯貴當世名臣意嫌所議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  
學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為百代典式豈  
得尚作關中舊意乎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耳彼此  
歡笑不以為嫌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

陳思王稱其父為家父母為家母潘岳稱其祖曰家  
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其祖  
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凡與人言  
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  
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  
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  
家者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為家姑家姊班  
固書集亦云家孫今並不行也凡與人言稱被祖父  
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已下則加  
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已母

同云尊字今所非也 南人冬至歲首直不詣喪家  
若不修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  
弔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  
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北人迎送並至門相見則揖  
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  
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明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  
臣僕之稱行者益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  
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  
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江南  
事不獲已乃陳文墨儘儘無言者須言闕閱必以文

翰梁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爾話說及相訪問如此  
之事不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已則當避之名位未高  
如為勳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取煩重感辱  
祖父若沒言須及者則歛容肅坐稱大閉中世父叔  
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北者子某門中各以  
其尊卑輕重為梁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  
於色猶云北祖北伯北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呼其北  
兄弟為兄弟弟子門中者亦未為安帖也北土都不  
行此太山羊侃梁初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福  
委曲吾是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



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徵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為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為兄子弟子頗為不恐北土多呼為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今呼為姪於理為勝也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為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窳雲赧然而出坐此被

責飄飄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與祖父同使人為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加外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父母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群從世叔父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為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

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為尊同  
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  
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為從伯從叔梁武帝嘗  
問中土人曰鄉土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  
疎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為敏對於禮未通吾嘗問周  
弘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為丈人  
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  
屬者為某姓姑母屬者為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  
俗呼為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  
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齊朝士子

皆呼祖僕射為祖父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  
相戲者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  
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若呂后徵  
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舟與  
侯霸子語字霸為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  
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字固因呼為字尚書王元  
之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  
不定怪也禮間傳云斬綬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縗  
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哭而哀小功緦麻哀容  
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哀皆論哭有

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者為號然則哭亦有  
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耳山東重喪則唯呼  
蒼天暮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江南  
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  
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已憫也有故及道過者致  
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爾江南凡弔者主人  
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  
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陰陽說云辰為水墓又  
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且不哭哭則重喪  
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

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  
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論  
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書死書符  
作諸狀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棧送家鬼  
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  
所當加也巳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  
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  
舅姨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江左朝臣子孫初釋  
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為之改容頗有膚色充  
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為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

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二親既歿所居齋寢寺與婦弗忍入焉北朝頓丘李構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鏤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構猶染江南風教其父獎為揚州刺史鎮壽春遇害構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讌孝徵善書遇有紙筆圖寫為久頃之因割鹿尾戲畫人以示構而無他意構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父開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

食居家唯以搗搗供厨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為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食。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為常所講習離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耳若尋常墳典為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留後世耳。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恠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沮。

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脉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  
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禮云忌日不樂正  
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眾務耳必  
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  
言笑盛筵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  
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  
歲社脩感念哀甚隣里聞之為之罷社今二親喪亡  
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外所經此日  
猶應感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  
割縉綬綬兄弟並為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為昭字

唯依爾雅火傍作召耳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  
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即有昭音昌  
尚之兒如不為上趙堂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即  
妨是書皆觸也嘗有甲設讌席請乙為賓而且於公  
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  
往時以為笑如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  
江南風俗兒生一暮為製新衣與浴裝飾男則用弓  
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竝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  
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貧廉愚智名之為試  
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

日嘗有酒食之事耳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為  
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  
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  
此事亦絕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  
世諱避觸途急切而江東士庶痛則稱爾爾是父之  
廟號父在無容稱廟父歿何容輒呼蒼頡篇有備前  
擊也字訓詁云痛而諄也諄火音羽罪反今北人痛  
則呼之聲類音于來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  
其鄉俗竝可行也 梁世被繫劾者子孫弟姪皆詣  
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職子則草屨米曰

衣蓬頭垢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冤  
枉若配徒隸諸子竝立草菴於所署門不敢窺宅動  
經旬自官司驅遣然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入事事  
雖不重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戶者  
皆為怨讐享孫三世不交通矣劉洽為御史中丞初  
欲彈劉孝綽其兄既先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劉涕  
泣告別而去 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服  
以臨師將軍鑿凶門而出父祖伯叔若在軍陣貶損  
自居不宜奏樂讌會及婚冠士慶事也若居圍城之  
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為臨深履薄之狀焉父母

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  
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  
四海之人結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今終  
如始者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為丈人申  
父友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北人甚輕此節  
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  
為兄託子為弟者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  
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下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  
沐辭堅頭須致有圖皮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朱  
教之家閭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謚怒拒客未通江

南深以為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為士大夫有如  
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  
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篇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臆也  
言聖賢之難得疏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君子安可  
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  
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心醉魂迷向慕之也人  
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  
心於學潛移默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

言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  
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  
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  
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人多  
蔽貴耳賤目重遙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者每相狎  
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飢  
渴校長短覈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孔  
子為東家丘昔虞國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  
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留心也用其言棄其身古人  
所耻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

之美以為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  
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梁孝元前在荊州  
有丁胡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  
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為楷法  
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吾雅愛其手迹常所  
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  
云君主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無  
得都無聲問編以實答云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  
不為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剽自稍仕至  
尚書儀曹郎末為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陪



殘簡牘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  
不可得矣侯景初入建業臺前雖閉公私草擾各不  
自全太子左衛率羊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畧丁宿皆  
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兇逆于時城內四萬許人王公  
朝士不下二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  
人云巢父許由讓於天下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  
已懸矣齊文宣帝即位數年便沈湎縱恣畧無綱  
紀尚能委政尚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  
得其所物無異議終天保之朝遵彥後為李昭所戮  
刑政於是衰矣斛律明月齊朝折衝之臣無罪被誅

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關中至今譽之此以  
用兵豈止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存亡係其生死  
張延篤之為晉州行臺左丞匡維主將鎮撫疆場儲  
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矣群小不得行志同力  
遷之既代之後公私擾亂周師一舉此鎮先平齊公  
之迹啓於是矣

勉學第八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况凡庶乎此事遍於經史  
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耳士大夫  
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

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  
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廢立者自效墮慢便為  
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  
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  
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耻涉農  
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纒記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  
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  
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  
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

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  
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  
不燠衣剗面傅粉施朱駕長轡車跟高齒屐坐其子  
方褥憑班絲隱襲列甌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  
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  
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  
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  
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衮珠失皮而露質  
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庶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  
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是亂已

來諸見得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  
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  
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  
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  
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  
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入庇蔭當自求諸身耳諺  
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  
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  
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  
夫讀書之人自義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

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  
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強弩長戟誅罪  
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相曼匡時富國以取卿  
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孥飢寒  
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  
金玉木石也脩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  
自美其鑽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  
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鑽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  
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為兵咋筆為吏身死名滅  
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

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幾秋荼豈得同年  
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  
以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群出類為將  
則闇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縣得管仲子產之教  
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師古之  
蹤跡猶蒙被而卧耳人見隣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  
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  
跨馬被甲長矟強弓便云我能為將不知明乎天道  
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鑿達與亾之妙也但知承上接  
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為相不知敬鬼神事神移風易

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  
夙辨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已刑物執轡如組反風  
滅火化鴟為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  
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轆觀罪分劔追財假言而奸露  
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厮役奴隸釣魚  
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博學求之無不  
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  
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  
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  
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忠誠諫

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効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  
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矧  
然自失歟容抑志也素鄙悞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  
輕財少私寡慾思盈惡滿調窮卹匱赧然悔耻積而  
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古  
存念若藏疾真賢容衆爾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  
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  
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  
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  
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

六色刻作此若以餅緹帶張敞因造系旁畏耳宜作  
隈栢人城東北有二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闕駟十  
三州志以為舜納于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  
祠焉世俗或呼為宣務山或呼為虛無山莫知所出  
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為學問並  
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為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栢  
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栢人縣民為縣令徐  
整所立銘云土有囷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囷務山  
也囷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旄  
字字林一音丘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

為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為趙州莊嚴寺碑銘曰  
權務之精即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  
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  
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  
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  
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  
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  
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  
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 爾雅云木山薊也郭璞  
注云今木似薊而生山中案木葉其體似薊近世文

面牆亦為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  
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  
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  
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不復爾空守  
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  
皆以博涉為貴不肯專儒梁朝皇孫已下總非之年  
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史略無卒業  
者冠冕為此者則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  
弘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綽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  
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四儒

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爲上品以  
外率多田里閒人音辭鄙陋風操卑拙相與專固無  
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  
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爲師  
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  
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  
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  
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  
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  
吾無間焉俗間儒士不涉群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

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彦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  
玄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感云  
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  
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  
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  
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章玄成傳  
擲之而起博士丁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  
玄成如此學也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肖以  
物累已也故藏名柱史終始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  
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

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已身周孔之業棄之度  
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參  
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窞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其多  
藏厚亾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  
鑿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  
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  
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傾軋專勢寧後身外已  
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誡之譬也謝幼  
輿賦貶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  
袖玄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

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剖玄析微實生往復  
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茲風復闡  
莊老周易摠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  
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為盛美元帝在江荆  
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  
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未進親承  
音指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齊孝昭帝侍妻太后  
疾容色顛頓服膳減損徐之才為灸兩穴帝握拳代  
痛瓜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既痊愈帝尋疾崩遺詔恨  
不見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識忌諱如



此良由無學所爲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  
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爲百行之首猶須學以修飾之  
況餘事乎 梁元帝嘗爲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  
便已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  
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  
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  
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帝子之尊童稚之  
逸尚能如此況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古人勤學有  
握錐投芥照雪聚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爲勤篤  
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燈燭難

辨常置秋尺寸折之燃明夜讀孝元初出會稽精選  
寮案綺以才華爲國常侍兼記室殊蒙禮遇終於金  
紫光祿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  
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  
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廢業  
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爲孝元所禮此乃不  
可爲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  
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又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  
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渾書聞  
齊有宦者內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爲閩

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  
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  
之外不暇他語及觀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  
吟久之吾甚憐愛倍加開獎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  
至待中開府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衆伺動靜爲  
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  
信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纒  
夷童非猶能以學成忠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  
也 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祿位  
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每被課篤勤勞經史

未知爲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爲心父當  
以學爲教使汝棄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  
之安得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教養繼褐我  
自欲之 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  
而寡聞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歸心自  
是稠人廣坐謬誤虛慙者多矣穀梁傳稱公季友與  
莒拏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力名亦見  
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公季左右姓孟名勞多  
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刑時當世  
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伏又三輔決錄云靈帝殿柱

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目  
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  
堂堂耳聞吾此說初大驚駭其後尋愧悔焉江南有  
一權貴讀課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芋字人  
饋羊肉答書云捐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又後  
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  
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友顛瑱字瑱當為許錄友  
錯作許緣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誤音專旭當音專翹  
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暮年之後更有碩儒苦  
相究討方知誤焉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閏

位謂以偽亂真爾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  
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  
虎吻亦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奇  
注以馬乳為酒也撞桐乃成一字並從手撞都并桐  
殘孔此謂撞搗挺桐之今為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  
為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太山  
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為杖策之  
杖世本容成造曆以曆為碓磨之磨談說製又援引  
古音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間里間士大夫或不  
學問蓋為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辭呼徵實為周鄭

謂霍亂為搏陸上荆州必稱峽西下揚都言去海郡  
言食則餽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爾  
及王則無不神宣語對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  
傳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施安時復失於莊生有乘  
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  
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填河羅浮山記云  
望平地樹如薺故戴高詩云長安樹如薺又鄴下有  
一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為夸毗  
呼高年為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籍  
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

慎習賦誦者信稽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郢而  
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  
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兗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  
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  
乎世以皆以通俗文為服虔造未知非服虔而  
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  
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  
已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  
人為子制名凡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峙者兄弟皆  
手傍立字而有名機者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疑

者名儒碩學此例甚多若有知吾鍾之不調一何可  
矣吾嘗從齊主辛弁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  
里有獵間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里仇  
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  
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間是舊獵餘聚獵音仇仇舊是  
覆欲亭上音武安反下音仇悉屬土艾時太原王邵欲撰鄉邑  
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吾初讀莊子蛄二首韓非  
子曰虫有蛄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茫然  
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奔  
蛄名蛄齧又非二音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

此亦古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嘗遊趙州見相  
人城北有一小水士人亦不知名後讀城西門徐整  
碑云洎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魄字也  
洎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  
卽以洎爲各乎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  
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案說文勿者州里  
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忽  
遽者稱爲勿勿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明見  
地上小光問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視答云是  
豆逼耳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取將來乃小豆也窮

訪蜀上呼粒為通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  
下為七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衆皆歡悟愍楚友  
壻竇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俗呼之  
為鵲吾曰鵲出上黨數曾見之色並黃黑無駁雜也  
故陳思王鵲賦云楊玄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鴉音雀  
但鵲而青出卷中韻集音分此疑頓釋梁世有蔡朗  
諱紳上音既不涉學遂呼尊為露葵面牆之徒遞相倣倣  
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  
江南有露葵否荅曰露葵是尊水鄉所出今御食者綠  
菜菜耳李亦學問但不測彼之深淺乍聞無以覆

思魯等姨夫彭城劉靈嘗與吾坐諸子侍焉吾問儒  
行敏行曰凡字與諮議名同音者其數多少能盡識  
乎荅曰未之究也請導未之吾曰凡如此例不預研  
檢忽見不識誤以問人反為無賴所欺不容易也因  
為說之得五十許字諸劉歎曰不意乃爾若遂不知  
亦為異事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楊雄劉向方稱此  
職耳觀天下書未編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為非此  
以為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文章篇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

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靈才揚已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其無操王褒過章章約楊雄德敗矣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傳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

曹植悖慢犯法柱篤乞假無狀路粹隘狹已甚陳琳竄號麤疎繁欵性無檢格劉禎屈強輸作王粲率疎見嫌孔融彌衡誕傲致殞楊修下虞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鬪免官孫楚於詩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貶謝玄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軫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正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

傳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  
每當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  
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  
切下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  
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  
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  
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其鄙  
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五見世人  
至於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  
爲誇功正癡符近在并州有士族好爲可笑詩賦

詭擊邢魏諸人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醞酒招  
延聲譽其妻明鑿婦人也位而諫之此人歎曰才學  
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  
誠難也 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  
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爲文者何  
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  
體裁辭意可觀遂稱才士要須動俗益世亦俟河之  
清乎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  
也自春秋已來家有犇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  
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自屈膝而事人豈以



存凶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豺狼在魏  
製檄則自紹為虵虺在詩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  
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或問楊雄曰吾子  
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彫虫篆刻壯夫不為也余竊  
悲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  
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  
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  
引詩證之楊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  
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為壯  
天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安投於閣周章怖懼不達天

命童子之為耳桓譚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  
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玄經為數子  
所惑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太聖  
之清塵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瓿而已齊  
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強鄙文學嘲  
劉述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  
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  
既有寒木又發春榮何如也辛笑曰可矣九為文章  
猶人乘騏驎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  
躅放意填坑阱也文章當以理致為心取氣調為筋

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未棄本率  
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  
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  
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  
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俗去  
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為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  
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為  
本今之辭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吾家世  
文章甚為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  
新文史記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

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  
草土並未得編次便遭火湯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  
根徹於心髓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  
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  
若曾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  
云崖傾護下龍此豈但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  
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  
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  
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

劣也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  
里名勝母曾參歛襟益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  
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  
有和入詩者題云敬向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  
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昶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漢  
詩云颯颯雲母舟簡文曰旭旣不識其父湮又颯颯  
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代  
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避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  
北面事親別舅搗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栢山  
之悲皆太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欲

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卽改之陳王得之於丁虞也山  
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公爲  
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  
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盈  
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爲  
胡顯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表三公頌曰倚歟  
我祖出自有媯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瘁  
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並載平邕蔡之集  
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陳思王武帝詩  
遂深未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

於虫匹婦於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岳  
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  
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誄云俛天  
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臯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  
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安施人子况儲君乎挽  
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  
爲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言  
詩格旣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九詩人之作刺箴  
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  
篇前叙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殊

失厥體其爲吳趨行何不陳子光未差平京洛行何  
不述赧王靈帝乎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  
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  
議之今指知决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誡詩云有  
鷺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鷺雉雌聲又云  
雉之朝雉尚求其雌鄭玄注月令亦云雉雄雉鳴潘  
岳賦曰雉鷺鷺以朝雉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孔  
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  
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有如孔懷心  
旣痛矣卽爲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

兄弟為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一親為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聲偏大爾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鳥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為莊周言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銀鐺鐶上音很銀鐺大鐶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孟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鐶三公脚刀撞僕射頭為俗所誤文

章地理必須極當梁簡文鴈門太守行乃云鷺軍攻日逐鷺騎蕩康居太死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宜慎之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為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味以為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誼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蘭陵蕭愨梁室上黃

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穎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為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何遜詩實為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云遽居響北闕慙慙反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

朗信鏡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並為冠絕

名實篇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蹙於崖岸拱抱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故

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  
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爲人  
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  
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喜之降城賢於折衝  
之將矣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  
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必子賤云誠於  
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偽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  
察之未孰耳一爲察之所監巧偽不如拙誠承之以  
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于爾時自以巧密後  
人畫之留傳萬代可爲骨寒毛豎也近有大貴孝悌

著聲前後居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於  
苜塊之中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  
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爲不信  
以一僞斐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有一士族讀書  
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  
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其其餌者遞相吹嘘朝廷以  
爲文華亦嘗出境聘東萊王韓晉明篤好文學疑彼  
製作多非機杼遂設謔言面相討試竟日歡諧辭人  
滿席屬音賦韻命筆爲詩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韻衆  
客各自沈吟遂無覺者韓退歎曰果如所量韓又嘗

問曰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云三頭曲圓  
勢如葵葉耳韓既有學忍笑爲吾說之 治黜子弟  
文章以爲聲價太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  
二則學者有患益不精勵鄴下有一少年出爲襄國  
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以求聲譽凡遣兵  
役握手送離或齎梨棗餅餌人人贈別云上命相煩  
情所不忍道路饑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吝於口  
及遷爲泗州別駕此費日廣不可常周一有僞情觸  
塗難繼功績遂敗損矣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  
餘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迹耳何預於死者而聖

人以為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  
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  
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真風矣勸一史魚而  
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雜沓參差  
不絕於世豈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  
而致其善耳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  
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蔭者衆矣夫脩善立  
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人  
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鬼爽俱昇松柏皆茂或哉  
哉



夫... 矣... 矣... 矣...  
 夫... 矣... 矣... 矣...  
 夫... 矣... 矣... 矣...  
 夫... 矣... 矣... 矣...  
 夫... 矣... 矣... 矣...  
 夫... 矣... 矣... 矣...  
 夫... 矣... 矣... 矣...  
 夫... 矣... 矣... 矣...

早稻田大學大學院  
 文學研究科圖書

12-4-1707-16  
 1707-16

180  
和994  
1